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六

貢舉部八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當時之論以晁董為稱首焉其後羈旅並進賢能間出彬彬儒雅見稱前史得人之盛偕乎三代觀其奮發智慮講求理道仰稽於前訓俯流乎嘉話信魁偉博達之士哉唐室全盛豪英迭舊亦常當戶牖之法坐躬盱眙而前席故其讜言輿論有司尚焉若乃授經義以片時病貢忠規而箴王闕吐發憤懣宣導雍閑誠哲王之所樂聞者焉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孝文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帝

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

士施及方外施延也音七鼓切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

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比音森切頻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六害去亂

從容從合音子容切亂從胃禍亂之踪跡也一日亂為作亂者從胃或有治字者皆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本書

從下或有順字非也後人妄加之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字或作帥音所類切為諫爭輔天

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

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

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天下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

九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

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輔朕之不逮二三

大臣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

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得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

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左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

毋枉執事焉寧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晁錯對曰平陽侯

臣窋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窋夏侯嬰子也廷尉臣宜昌隴西大守臣晁

邪公孫昆邪也昆讀昆音下混切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昧死再拜言臣竊聞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皇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

皇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

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迺以臣錯克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錯山茅臣識知昧死上獻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艱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法官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復也根着之徒亡不載也有着地者皆載之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其露凝如膏五穀熟被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天地治國大體之功

也詔策曰通於人事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正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其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繫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于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

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為方正之士矣其
法力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此與利除害尊王安
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才而妄予人也以勸天下
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
以顧其功顧譬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
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
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讀曰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居若此可
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安天下威正諸侯甚美

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
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
厚令行禁止之執万万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輔朕之不逮愚
臣何足以識陛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
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
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
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
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其未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嗜慾亡極者讀
力罷盡賦歛不節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群臣恐謏驕溢縱恣不顧患

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未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倡讀曰嗜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陛下配天象地復露萬民惡陰也露高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音如紹切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音如紹切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非讀曰非去塞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度孽蓄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辜人有期人罪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而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

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求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襄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俯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慕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山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裁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褒然盛服貌也褒弋授切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虜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晞未燭厥理伊欵風流而刑令行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

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序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
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喻朕科
別其條勿猥勿并積猥也并合也故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
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
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臣謹按春秋之中
視前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而天迺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
已矣疆音其兩切此下并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之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還讀日旋旋速也詩

曰夙夜匪解書云懋哉懋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

之路也

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

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

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其化人也著

著明也易音弋鼓切著音竹筋切

故聲易於

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

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

孔子在齊而聞詔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

國危者甚衆所在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繇讀與由同

是以政

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
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詩
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
不鮮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
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繆失其統也臣聞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
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災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
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繫德之效也繫古及至
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

上

畜讀曰畜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

盭古戾字孽災也

比灾

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
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
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
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
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陰為德
陽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

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率以歲尚德不陽名尚刑也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急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之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

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

而風雨時而群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致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而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人義也顛與端同故立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扞完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治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其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而不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時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垂拱而為天下太平周文王於日昃昃與昊同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

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堂
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作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

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四

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

矣哀哉烏虜虜讀曰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

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

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莫遂黎民未濟庶庶資亂

賢不肯渾淆未得其宜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天子于大

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悉各對着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嗟究之以稱朕意仲

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

大行天下和合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且動作應禮從容中

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迺遜位以禪虞舜堯殂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

辟辟讀曰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乘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

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大公皆當世賢者

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

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臣是以閔
天大願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
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
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
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而所先制者改正朔異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
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
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稟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

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
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

俗狼性皆貪欲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

酷之吏僭痛也千感切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
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

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即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大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致誠於內而篤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以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無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永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且可得矣今之郡

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云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始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名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察久也故小材雖察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起赴切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貴賢者有賞所貴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

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厚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宣惑厚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

云厚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復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云邦家之道也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脩立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書之天令之所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歆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事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歆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圉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命於天性之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止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朕虚心以改臣聞之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賤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大澤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明顯
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善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厚情性察厚
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
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刑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
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
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

而已矣三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以揅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

揅古
救字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

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殊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

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

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授而守

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文之

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

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
之法制是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師之言僅能
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德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位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止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
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於繆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
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以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

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厚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讀與整同音教整啓衆恣恣之聲也身寵

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人資之力以與民爭利於

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堂

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朘音謂轉蹙

音子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

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

之所宜法以為制夫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

紅讀曰王

古之

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
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
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誦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
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仲舒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
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術矣及仲舒對策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教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

公孫引菑川人武帝初即位引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移病
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因復推上引引謝曰前已嘗
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引引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制曰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

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童無草木也涸水涸也各

切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跋行喙息咸得其宜

跋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音許穢切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議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

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

之符廢興何始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引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

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法而姦不止其

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

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防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

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言有次第也遂遂音七旬切

其字從延罰當罪則姦邪止賞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故民者業定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

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

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煩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此感則彼應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歆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蓄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而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居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為統

乘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孽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王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大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引愚贛不足以奉天對大對大問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大常

奏引弟居下策奏天子擢引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引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引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與尤

如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比材於周公雖然愚曉然見治道之可

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訓服習之馴順也

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揉謂矯而正之

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切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

石之累哉好音呼到切惡音故切暮年而變臣弘尚切遲之帝異其言

士臣對曰臣聞曰對不首夫望之心而無少樂之容本志學之

志臣等不棄奉天不辭任權而樂一召具容於書其言

之強且臣愚陋不次以奉天惟

由此歸之大無無其時則之時時

之早限於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六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七

貢舉部

對策第二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

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成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飭與教同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帥謂公卿守相皆令舉燕見

紬繹以求咎愆紬讀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

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

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般讀與盤同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灾異之發

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婁古屢字也內寵大盛女不尊道嫉妬專上防繼嗣興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艷妻驕扇日以不減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關笑切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政行無倦安服若性經

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楚莊王得丹姬

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又曰丹姬楚文王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伯讀曰霸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

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艷之亂賤者咸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與讀曰豫以遠

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堯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款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此自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仁謹孚無教戲驕恣之過則左
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 左右未有左右
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人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
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
銷俊又日隆艾讀經曰三載考讀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
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呼而海內難折者刑罰
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于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
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
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毒竒暴之政
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水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
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
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
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
共御六罰既浸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
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
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
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永對

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闕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業不納而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歎未殺災害滿譴誣天殺未

掃滅也滿譴欺網也殺先曷切譴未亶切是故皇天敦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

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大將軍王鳳武庫令乞骸骨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之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心求天心迹得失也觀得天之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

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

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閔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始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

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啟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夫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能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

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田輦
道親二宮之饗膳政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
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
奉深侈匱萬姓之力以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正信總賊
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
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
以奢泰恃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歆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慙言
不足采其下詔能盡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此殿在未央宮策曰天
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
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
道貴身不信不身萬物不生生者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

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
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行六經之所上也不
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
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
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
今漢家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
惡紫奪朱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不言則漸日長為福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竊
意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夫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鄴為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帝以皇后父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

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細繆公出當車以頸繫闔腦乃

繆公惑寤而用百百奚秦以不治死也卞和獻寶刖足顧臣幸得

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

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使履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謂壻也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

例切昔鄭伯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與呂太后權私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

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臆臆與暗同晝昏冬雪之變不可勝載竊見

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

也然嘉禾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興傳相驚恐案春秋灾異以

指象為言語故在於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悔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

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言仁佞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

德震不陰之效也言者當安靜而今乃震足為不遵陰道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

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

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知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夫蕃自絕猶受封土董寵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傳遷也間未旬月則

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

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切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諸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佞也

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惟幄布在列位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衛

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也所希聞也至乃並置

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

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

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尤過也欲今昭昭以覺聖朝昔詩

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

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

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具過疏賤獨偏見鄭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

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右讀曰祐應謂天戒而修

德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

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厭滿也音一瞻反則黎庶群生無

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後漢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

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旋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

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邪亂正故陰陽交錯此天

所以遣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

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始乎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繼緜，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息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今馮衛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孰不嫌？是以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

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弊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則，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家止，竊踞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怒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與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頒爵主行，不敢以天官私

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且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旋裁與穴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李固漢中人辟司空掾不就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青屢見咎徵仍彰群公卿士將何以正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故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衛尉賈建舉固固對曰臣愚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遣告政

之治亂王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摧晝晦王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面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侍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效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且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革服沛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且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群俊

臨御坐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中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阿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群從徵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全存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大過天道惡盈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弭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堤防堤防完雖遭

雨水霖滂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斃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堤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知馳騫不能復還今堤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臣以為堅堤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堤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臣父故司徒臣即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摧震為災斯皆闕之心志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

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

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

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

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大子時廢為濟

陰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也殆危龍興即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

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

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有阿乳之恩豈忘貴爵

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

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且許其辭國之高

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

爵位尊顯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自知損故自顛仆先帝寵遇

閻氏位踰大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

其大夫何以不明朱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

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無娶道

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

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與及諸侍

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

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

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

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沒

當禁錮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永郎館陶公主光武帝三女也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

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

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

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

為陛下喉舌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明以理舌語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

且如人喉在咽以理口舌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天皇於是斟酌元氣陳

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

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

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三千石外統

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如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

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也莫文武之道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

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

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

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

失指擿變象以永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
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歆令微臣覺悟陛下宜熟察臣言憐
赦臣死順帝覽衆對以固對為第一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馬融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
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
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群生帝
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調澍嘉生繁殖
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荐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
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不平之效猶有恣嗟之怨
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

度以殺戮威刑為能咸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
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
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及
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矣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
所避就又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
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鴻範八政以食為
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饑寒并致盜賊之原所由起
也古之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敷五教宣三德則
嘉之化可致也夫足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制度故嫁
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
時則農不失業矣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

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
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
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十樂業盜賊消害不起矣
張衡為大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衡對曰臣聞政善則
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
大風拔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
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霆赫怒夫動靜無常
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
先孝行行有餘力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
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
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

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學守相副符寧境為一大臣一
旦免黜十月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後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
臨政事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少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
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
通於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謂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
不亦宜乎曷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
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
下天誠詳矣可為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
則禍轉為福矣

周舉為尚書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學優深時
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寢思協大中頃年以來

旱灾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
據非其位審所貶出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
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
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
之以灾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乖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
時則水旱成灾陛下處唐虞之位未得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天不興
東官未立傷和逆亂斷絕人倫之所致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
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
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城之女成湯遭灾以六事剋
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
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後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
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
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鱉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兩自是不
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寔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辨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
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者非其位宜急黜斥
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惑天不旋
目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安定人為郡功曹舉上計掾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
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譚是聞又因緣嬖受倖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切聽風聲未聞國家
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
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
地震之後霧氣日濁日月不光旱魃為害大賊縱橫流血舟野
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
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位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
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茅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
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急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
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
邪聲口出謠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
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莫
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
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珠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
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弟拜郎中託疾
免

歸後為度遼將軍元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蝕詔公卿舉賢

良方正不問得失歸後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切趙典尹勲正真多怨流放家門李應王暢孔翊繫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心黨之釁事起無端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覆干而群臣杜口鑿畏前害牙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之不肯

荀爽字慈明一名諳潁人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燠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出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
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
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一失宜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
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
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孔子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娶降二女
於為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
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乞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
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
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
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也孔子曰昔聖人之
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民之情今觀於
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
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鵠鳩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
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服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莖
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
夫婦天地六經其有一揆直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
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
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備各以其叙者矣昔者聖人見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與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
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
所應如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一二
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
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及三代之季深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
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時亦罔或克從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
易其軌傳曰截迹適屢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歎喪軀誠可痛
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
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
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
氣灾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一皆遣出使
成好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
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蠶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
弘利大人之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
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
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
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
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
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七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八

貢舉部

對策第三

晉卻詵濟陰人博學多才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
賢良直言之士濟陰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盖太上以德撫
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
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
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舉而翼輔之
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及也豈霸德之淺歟其運不
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
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

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正道罔術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辯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害灾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宣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復大問也是以切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俛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雕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致之陵遲所由之路異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正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治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為莫大於澤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其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

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
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藏否失實真偽相
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真則信讓
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
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
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適正於外藏於內故邪正之人難
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
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正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
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
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
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
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闕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也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
削矣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疆其所不知也罰
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其
責之矣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
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保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
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才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
紛亂於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
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切位不知誰升之者獸而出檻
不知誰可咎者網陋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
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

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常得此屬歆聖世化美俗平亦
俟河之清耳若歆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閼梁之防其制既立
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
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
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
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
膏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
作士此歆善其末而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
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材勇以結其心故
人君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
生道利之者雖死不二以逸道勞之者雖動不怨故其命可授
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取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
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
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
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
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
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階職而不勸
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且勤人事而已臣
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
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則臣可矣是以辭鄙不
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摯虞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郡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

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
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歎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
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蝕正陽水旱為災將何
所脩以變大青及法令有不且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
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
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且見洗濯
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
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
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
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
近驗諸身耳目聽察宣或有救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宣或有
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宣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宣
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宣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
兆者乎方外遐裔宣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
彼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
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
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厲不戒此
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
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
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其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
惑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
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門擢為

太子舍人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
青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士方正直言
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
宇宙咸用矩規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于千載朕應踐洪
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陽厲未燭厥猷
大夫韜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聞喻朕志
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遠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
代故經曰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且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
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
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
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
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
戎蠻猾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
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
邊守遂怠障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
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蹈利
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
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則牧守不反此非胡

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代有征無戰懷遠以德
不聞以兵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聚則費積農傷
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
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
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以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
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
夫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
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塞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
強暴擒其首惡北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
咎征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
而防之見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難顯思天
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
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
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
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
慶賞以勸其能威武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
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
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
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
風俗凋弊人惟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
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硯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
以享德長乂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

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品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代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斷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量度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聞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種與卻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曰者因緣假託武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旨荅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歆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恩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且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問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和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恤黎蒸將濟

元元同之三代旁永俊又以輔至化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
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
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
則彝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
淫尤為灾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
患也自陰陽隔并水旱為灾亦有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
不下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不叙
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公此其
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後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後煩則百姓失
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

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
所以觀其所由人焉瘦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
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
轉中書郎

華譚廣陵人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太康中徐州刺史嵇
詔舉譚秀才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
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民故謀夫
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
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
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益務在擇才宣明崑穴乘光陰
滯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皋陶見舉不

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沔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
典禮數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儉而雲集虛高館
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
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省未羈之寇朔
漢有不朝之虞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
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
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二
之心而吳人趨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
難安易動乎今將款緩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未分離
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大皇運
籌安樂順軌暱上潛謀歸命向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
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
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
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
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人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
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戎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
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
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荒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晏然
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武折夫
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

武備二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為罷武庫之
常職鑠鋒刃為田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上使為
諸侯於散樂休風永為亨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
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大平四
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
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
致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
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
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
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
以隆大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
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
同且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
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
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
皇網以羅賢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
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士臺府簡良才以八統之廣兆庶
之衆宣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
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
由舜而甫顛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
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緋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守必有
呂公之愚霄夢必有巖穴之感賢攜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瞻紀字思遠出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
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
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
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
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又矣
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還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
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施大古之化有何異道瞻
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
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
野敬失多儀周鑿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
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

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
非聖賢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
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乂謂
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大和可致也又
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
雍所以班禮數大學所以講藝文此盖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
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民遺作居為異
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
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
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大廟以順
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隸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

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社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雍異明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昭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常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崑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勲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側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搖甘露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包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譚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開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常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曆之百寮置之群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時契往代明良來應金闈復存也人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究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深刑淪胥霄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不

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作有由而然也
大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則彊不陵弱衆
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大古之
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與三辟
而文公之弊又如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
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
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惡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
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
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刑失代陰陽相須二儀
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
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泰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
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
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
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淵所托其溫宜也夫水潤下水炎
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柔弱以含容
為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鑿火日之光外
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
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黃羲之規可
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闢網夏殷
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及豈大樸一離理
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

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
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
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
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位終驃騎將軍散騎
常侍

北齊樊遜字子孝謙河東北潞氏人為潁州長史天保四年梁
州表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卓紀弼孝謙對曰臣聞
巡獄之禮勅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羲易往帝前王匪唯一姓
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
所有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

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東輝
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
伯陽之說至於晉魏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
於前徒穢紙墨表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
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泥天馬息歌苞茅
絕貢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端朝屈三分
而事王蕩此妖寇易如妖雪但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大白出高
中國耳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
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異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
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歆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
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代夫周發牙璋

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
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六郡良子家畜銳頃時裹
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
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昂楚功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
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
苛令興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
地之竒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存便欲按明
堂之圖草射牛之札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盡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
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
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
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踵鼓之
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
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
而言耻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
耿介之志自我大獄之後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
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
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
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若竒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
鼎歌鍾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晁之公世絕錢
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何書今日公卿
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大師方聞收馬之術

膝行山上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乙夜觀書
吏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
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
於郡丞趙壹員才濫死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
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
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
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永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
逍遙之旨遺言隨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
九轉之竒絳雪玄霜之異淮南城道大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
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
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異過其真徐福去而不歸藥大往
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
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林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
寶沒有餘責王克之非黃帝此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
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混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
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
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斯
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
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北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
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鷲沐時雨而
群飛臺上銅鳥憩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
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遜幸且勞經畧猶復降

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
環由念君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二班勅史兩馬制書未見三
世之辭無聞一乘之音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公羊左道怪民亦
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
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道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
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
意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
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
尋其本鍾繇王郎追怨張倉祖納梅陶共尤文帝使謂化屍起
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時旦坐朝留心政
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
車將降軹道若夫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
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先務禮樂如有未從刑書
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乂昔秦歸士
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
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照
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亂獸合牙蒼鷹乘翅楚王錢府
不復須封漢獄究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
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蹠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
對曰臣聞五方易辯尚有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天道秘遠
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惟乘槎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

遊於上玄止逢翟大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問難
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踞公涼德蓐收降禍高明在
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尼於陳蔡孟軻困
於齊梁自是不過其時寧聞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下腐受
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濯船得辛從此而言更不足
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
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
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然草萊百姓
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圖
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
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九

貢舉部

對策第四

唐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嶽牧
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
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藉此事多矣或謂天陣
星宿孤虛地陣山河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
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
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
擢為上第

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為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制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競競業業承天順也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謹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時濟俗率由于茲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并己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恣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懽然相與予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脞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陞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諸念茲疲疇遂幸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擢醜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乘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意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舍未獲所從餘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于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人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

詞不功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于至理也是以
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
不失忠君不失程書之史冊以為美譚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
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
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逮於賈誼乎
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
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
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重誠
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
代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
裨之者非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加
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裨文帝賈誼專美於
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
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典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
辨懲徃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此實萬
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困緣
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
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
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
定而興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
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

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
寶已降政教寢微寇既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
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
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
計不充日削日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
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
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之省
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
常人足可致勢有所不可雖至哲不能為伏惟
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
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

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竟無興發
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運飛輓之費而
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
矣臣切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追
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息之
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
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命
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自減疲疇可日安
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
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

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
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
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察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
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
恐非耳何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
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
爵士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
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
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
賜臣之間有執契乘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盛業衰
責課實而政刑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

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乘衣不言者蓋言已
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設其司分其
務而已非謂政無大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
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
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
臣請重為陛下別啓而明之夫乘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
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
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機杵
食宵夜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已
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奉萬事不

勞而成端拱疑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而委之也非所且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偏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彖其要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摠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

以展其効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責課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其翰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以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過之善則善矣不

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欵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歆惜其時謹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寬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當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克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容易為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使齎屋縣尉集賢校理

劉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闔寺權盛握兵官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因為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疑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所臻巍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為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謩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

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所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泥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情業列郡在手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深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精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弮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蓋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懷異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網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手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是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蕢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經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德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詆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恣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歆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

天下之幸也謹昧死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通天人以齊俗和陰陽以治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格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集有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縱三五紹復祖宗且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歆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歆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災患在致乎精神廣播植在示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允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手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濫巧由制度不

立伏以聖策有策官齊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技業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隋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郡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敢辨疵之令見陛下恣訪之勤也逐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俗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鏡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繁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

格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
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
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善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
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
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
下既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
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
代循環之弊百為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
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出左右之纖佞進股
肱之大臣若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
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
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
邪或萬機之勤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
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
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難艱
而成之固不可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
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其間明主相因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徵烈者也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限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
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
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
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

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閻殺吳子餘祭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刁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居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藝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以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

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臣謹按春秋王子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在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師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代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者以其漏言言襄公不能顧險重之

戒虜父所以反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
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殺身害
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敢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
陛下既忽之而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必不行必嬰其禍適
足以鉗直臣之口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
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
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舊
德老臣訪特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藪狎
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
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治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虔奉典譽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前所謂然

若夫追縱三五紹復祖宗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
堯禹之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
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
下雖微必舉四兇在朝雖彊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
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禹而終敗亡者以
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
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
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
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大平陛下
何忽而不用之邪人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兇其
讐如趙高其毒如恭顯陛下又何為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

天命固有心想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枉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下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

下且命仁茲者親之視之如母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無濟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九天入于九泉鬼神發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兀解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于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

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然
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指甚
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
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
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
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
是用內寵便佞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
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
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
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已修己教以導人修己
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導御之令陛下先
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
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
知人為明臣以佐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佐時則固本而
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
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
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踈遠則化浹
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

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卹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問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則食與力人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心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書二官宜正名

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大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立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讐足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暴里閭羈絏藩臣千稜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無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于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馬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息可以惠孤寡疆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且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于

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位祿
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
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耻
格形者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
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號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臣聞
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留罪
在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
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
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者苟知壯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
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
臣蕃死而啓魏今臣之未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
察臣之心退必受誅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
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于神主之
闕政教之庇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
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
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
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
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
以逍遙無為端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
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相而任之使使修分閭之寄
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

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養惠之術自然言足為天下教行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寵嚴為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觀黃條對歎服嗟挹以為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書官當途考官不敢留黃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邵謂人曰劉黃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黃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九

新刊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十

貢舉部 十二

應舉

觀國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垂諸素王之說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乃士子之常道也粵自漢氏勃興儒術大盛懸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暨魏晉而下至五代風流靡絕條目非一繇是丘園持起之秀巖石高卧之伍或文足以經國或學足以待問或力穡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弊莫不裒然克賦卓爾在庭第之甲科縻之好爵者已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遷雲陽令舉賢良為

昌邑中尉

駿吉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

為河南令

龔勝楚人也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孝廉以楚王國人不得宿

衛補吏再為尉一為陳勝輒至官廼去州舉茂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大守功曹舉

孝廉為郎

翟方進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少孤其母張敬女鄴壯從敬子去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

為郎

何武蜀郡郫縣人也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又光

祿勲奉四行遷為郫令

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

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光祿勲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長陵

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

師丹治詩事匡衡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則州
舉茂林復補博士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申科為郎

後漢王方申牟名士也魯恭為中年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
恭薦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位中
魯丕恭弟也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
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魏霸齊陰句陽人也

句音鈞

建初中舉孝廉

常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奉孝廉為郎中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二年有日
蝕之灾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奉玄諸公車對

策高第拜議郎

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元始中奉明經除為郎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奉明經為太子舍人安少傳良
學為人嚴重復奉孝廉陰平長

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灾異以高等擢拜議
郎遷侍中

景丹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奉四科丹以言語為固

德侯相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鹿山下

鹿音力

舉孝廉拜尚書郎

申屠剛質性方直舉賢良方正時王莽專朝罷歸田里

郅壽善文帝以廉能稱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堂廣漢鄭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奉賢良方正直對策高第為議郎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

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鄉嗇夫大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

之召署郵舉孝廉

桓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為講學大夫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孝永平

中舉孝廉除為郎

張敏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弟

劉馬江夏竟陵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孝教授

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

袁術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後頗折節奉孝廉緊遷至河

南

王渙廣漢鄭人也初為太守陳寵功曹奉茂才除溫令

第五訪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奉孝廉稍遷雍丘令

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陽球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孝初奉孝廉補尚書郎

張興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舉孝廉為郎

戴憑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奉
孝廉為郎中

杜根潁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奉孝廉為郎中

劉陶潁川潁陰人也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奉孝廉除順陽長
李雲其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奉孝廉再遷白馬令

謝弼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奉有道之士弼與
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皆除郎中

蓋勳敦煌廣至人也家至三千石初奉孝廉為漢陽太守

臧洪廣陵射陵人也體貌魁梧有異姿奉孝廉補郎丘長

左椎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奉茂才為平丘令

陳龜上黨泫氏人也少有志氣永建中奉孝廉五遷五原大守

崔瑗早孤銳志好學初辟車騎將軍閭闔府被斥後奉茂才遷潁令

崔寔瑗子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奉至孝獨行

之士寔以郡奉徵詣公車除為郎

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初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龔子暢少以清實為稱大將軍梁商特辟茂才四遷尚書令

陳球淮浦人也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奉孝廉稍遷繁陽令

包威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奉孝廉為郎中

楊仁巴郡閬中人也習韓詩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奉孝廉除郎

董鈞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礼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

中奉孝廉避司徒府

張玄河內江陽人也少習春秋初奉明經補弘農文孝遷陳倉縣丞後去官奉孝廉除為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為郎功曹奉孝廉再遷除汝長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持習魯詩奉明經除為郎

劉茂大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永帝時察孝廉遷五原屬國候建武中拜議郎後拜侍郎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為主簿後太守寇恂為孝廉拜為尚書侍郎

范武山陽金鄉人也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

尹勲河南鞏人也宗族名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熟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邕郎令

蔡衍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陟太山梁甫人也少清直有孝行奉孝辟太尉李周府

陳翔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夾結察孝廉大尉周景辟奉高弟拜侍御史

苑康勃海童合人也少受業大孝與郭林宗親善奉孝廉再遷穎陰令

劉儒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奉高弟三遷侍中

賈彪穎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奉孝廉補新息長

荀彧潁川潁陰人也少有才名中平六年卒孝廉再遷元父令
荀淑或子也幼而好孝耽思經書太常趙典卒或至孝拜郎中
荀爽淑子也幼而好孝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延熹九年太常
趙典卒爽至孝拜郎中

杜喬河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

吳祐陳留長垣人也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卒

孝廉延篤南陽犍人也博通經傳及百姓之言能著文章奉孝
廉為平陽侯相

張奐敦煌酒泉人也辟太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奉賢良對
策第一擢拜議郎

段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
好古學初舉孝能為憲陵園丞

陳蕃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奉孝廉除郎中

劉淑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孝明五經司徒种暠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而
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

李膺潁川襄諸人也性簡亢無所交接初奉孝廉為司徒胡廣
所辟舉高弟再遷青州刺史

范滂汝南征羗人也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奉孝廉光祿四行

李法博通群書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

應劭少篤孝博覽多聞靈帝時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王
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馬融以陽喜二年詔奉敦撲城門校尉岑起奉融徵詣公車對

策拜議即續漢書曰融對策於此宮端門

戴封為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暑者公卿郡守各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

高彪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

羊陟家世冠疾少清直有孝行奉孝廉辟大尉李固府

王堂字敬伯廣漢鄭人也初奉光祿茂才光祿奉之為茂才也

孔昱大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錮禁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奉賢良方正對策高弟檀敷大尉

黃瓊奉方正對策合宜再遷議郎

皇甫嵩安定朝郡人好讀詩書習方馬初舉孝廉茂才

陳重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為友太守張雲奉重孝廉

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詔不聽義明年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

趙苞井陸東武城人初仕州郡奉孝廉再遷廣陵令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奉孝廉為壽張令

李邵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初為戶曹吏舉孝廉

五遷尚書令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奉孝廉以高弟為王

事遷繒令

單颺山陽湖陸人也善明天官筭術奉孝廉稍遷大史令

韓說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孝廉

魏公孫瓚遼西令友人也以孝廉為郎

陶謙字恭祖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卒有道除尚書郎

賈詡武威姑臧人也察孝廉為郎

張承何內脩武人也以方正徵拜議郎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

華歆平原高唐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張既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後歷石職卒茂才除新

豐令

溫恢太原祁人也舉孝廉為廩丘長

賈逵河東襄陵人也初為郎吏後卒茂才除澠池令

桓陞長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

揚阜天水冀人也初為安定長刺史韋康辟阜為別駕察孝廉

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管輅平原人也正始九年舉秀才

蜀許靖汝南平輿人也太守劉翊卒請計史察孝廉除尚書郎

典選舉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

漢劉璋時卒孝廉為魚復長

蔣琬零陵湘鄉人也為丞相府東曹掾茂才遷為參軍

張翼犍為武陽人也先主領益州牧翼為書佐建安末卒孝廉

為江陽長

王嗣捷為資中人也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也舉孝廉為郎

士燮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
郎公事免官父死喪闋後奉茂才除巫令

孫翊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

闕澤會稽山陰人也完覽群籍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堂

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為永寧

晉王祥狼邪臨沂人初除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後奉秀才除

溫令

唐彬魯國鄒人也初為郡功曹舉孝廉辟主簿

山濤河內懷人也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
南從事

劉毅東萊掖人也初喬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魏末本部
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傅玄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州奉秀才為郎中

王接河東猗人也初為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除郎中

郤詵濟陰單父子人也泰始中詔天下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
文立奉詵應選以對上弟拜議郎

夏侯湛譙國譙人也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
郎中

潘岳榮陽中牟人也早辟司空大尉府秀才

江彪陳留圉人也本州辟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
周紀義興陽羨人也累薦名宰府奉秀才除議郎玘弟礼少以
豪右自處察孝廉除郎中

周訪汝南安成人也察孝廉除郎中

孫旂樂安人也少自修立孝廉遷黃門侍郎

李含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並奉孝廉為州別駕奉秀
才薦之公府

索靖敦煌人也州辟別駕郡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索綝靖子也少有逸群之量奉秀才除郎中

溫嶠初為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

紀瞻丹陽秣陵人也奉秀才州又舉寒索大司馬辟東閣祭酒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刺史稽喜奉秀才除湯羨令

薛魚丹陽人也察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奉孝廉入洛辟趙王倫府若思子邈少好學

尤精漢史弱冠奉秀才遷太子洗馬

甘卓丹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奉秀才為吳王常侍

鍾雅潁川長社人也好孝有才志奉四行除汝陽令

熊遠豫章南昌人也初為州別駕奉秀才除監軍葦軼司馬

張憑有志氣為卿閭所稱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身有檢操州郡辟從事主簿奉秀才大
司馬齊王固請為祭酒

顧衆吳郡吳人也初州辟主簿奉秀才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

為參軍

陸曄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為祭酒

陸納少有清操身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

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引為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邑西安漢人也奉孝廉佐著作郎

虞溥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江灌少知名州辟主簿奉秀才為治中

稽含好學能屬文初為楚王瑋掾瑋珠生免奉秀才為郎中

魯芝扶風郿人也初州辟別駕奉孝廉除郎中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竇允始平人也初為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後奉秀才歷巴丘邵陵泉

陵三令

范平吳郡錢塘人也吳特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

文立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蜀平奉秀才除郎中

崔遊上黨人也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

曹毗譙國人也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

汜騰敦煌人也舉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曹尋孝廉除郎中

張寔字安遜李尚明察敬賢受士以秀才除郎中

宋顧慮字子恭好李有文辭於世人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

為著作佐郡太子舍人

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始察郡孝廉為功曹使

侯吏光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年孝廉州郡辟別駕

何偃廬江潯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

孔覲會稽山陰人也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

齊王延之琅邪臨沂人也少而靜默不交人事舉秀才北郎中

法曹參軍

王褒弱冠奉秀才除秘書郎

劉潛字義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

王規好學有口辯州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

賀瑒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腴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一十五射

策高第

劉毅字仲寶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鍾嶸潁川長社人也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項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人也州舉秀才累遷湘東王行參軍

顧憲之吳郡吳人也未弱冠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庾華新野人也弱冠為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西安主簿

陸倕吳郡吳人也舉秀才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

裴邃河東聞喜人也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顧協吳郡吳人也為大學博士秀才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
以來未有此件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伏挺齊未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

陳孔奐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

褚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

後魏李同軌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酈宣秀才射策高第為奉朝請

李祥字元吉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
士鄭羲字幼麟文學頗優弱冠舉秀才

元戴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經文子學道書家貧徒步
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寔初玄宗奉道教下詔搜求明老莊文

列四經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縣尉

韓林早有詞學應制舉授虞鄉尉

楊綰舉進士詞補大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綰赴召策
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歸崇敬為四門博士天寶未對策高第授右拾遺

于邵天寶中舉進士歲中以書判超絕流輩授宗文館校書

李季卿肅宗朝工部侍郎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應
博學宏詞科升第再遷京兆府鄠縣尉

裴佖字弘正侍中右僕射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幼能屬
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校書

穆質好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位給事中
陸贄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

馮伉少有經學代宗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
年又登博學三史科

常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太曆中與弟正卿應制舉同時策入
高第授高陵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佐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為諸軍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以文詞清麗授同州司戶

奚陟少好讀書舉進士昇弟建中元年制舉文詞清麗授引文
館校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涉經史傳工為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
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常綬等書判同
居高弟

裴垪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宰相裴居道七代孫垪弱冠舉進士
身元中詔選賢良極諫士垪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柳公綽年
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真元
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
出授渭南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弘邪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淡
日為國器擢居上弟

羅讓字景宣父珣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

對策高第為咸陽尉

辛秘隴西人文嗜文累登五經開元禮科

鄭垂祖父三世並登進士第垂字子休憲宗元年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龐嚴起寒微舉進士穆宗長慶初元稹李紳為翰林學士嚴應判考策入第三等仍為之首

鄭畋垂子也年十八登進士篆釋褐汴州鄭度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館事令孤鴻絢子也絢為河中尹宣宗大中十三年絢以其子鴻求應進士舉表曰臣有男鴻爰自孩提便從訓教至於詞藝頗及輩

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日耶應舉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下擢授考功郎知制誥轉充翰林學士累叨寵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十九年每遣退歲更令勸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鴻年過長成未露一第伏馬私實切憫傷臣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與男取得文解意望絕離中書郎却令赴舉昨蒙恩詔許罷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臨時與奪耶在省司固不敢輒有干撓但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十延英奉辭輒擬面對伏以恋主方切深識至難伏冀睿慈察臣丹懇勅曰令孤鴻多時舉人極有文學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比以父絢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鎮却就舉場况諧通規合試至藝宜今主司唯大中

六年勅考試只在至公如涉徇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放榜本司取士貴在得人去留之間唯理所在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丘間衍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

後唐李愚初唐末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彼焉子弟親採杞負薪以給朝夕未常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科

李琪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十



